

年 財 兒



天增歲月人增壽

楊惠祥 著

楊信

福福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杨信
杨惠泽仪 著

年味儿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味儿 / 杨信, 杨惠泽仪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809-0

I. ①年…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春节—风
俗习惯—中国—通俗读物②风俗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K892.18-49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8843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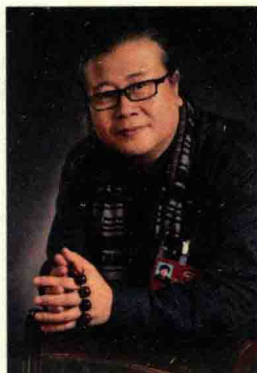
年味儿

杨 信 杨惠泽仪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富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809-0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 1/4

定价: 98.00 元



作者简介

杨信，1962年出生，9岁习素描，少年时期师从我国著名画家王式廓之女王娣娣，青年时期专攻油画，后师从国画大师吴传麟先生。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现为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宣传部部长，北京市东城区书画协会副主席，北京著名京味儿民俗画家、专家。

他多年来对北京胡同人文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潜心致力于旧京民俗文化艺术的挖掘和整理，创作了大量京味儿民俗题材的绘画作品，先后出版数十部作品集，被业界誉为京城实力派民俗画家。

2000年出版《捧读胡同儿》；2001年出版《京城老行当》；2003年出版《旧京风俗画：大前门外》，同年，赴法国举办“胡同·记忆”个人画展；2005年赴台湾环岛举办“胡同·记忆”个人画展；2006年出版《北京九门深处》手绘地图，同年，赴新西兰举办画展；2007年13幅作品入选奥组委官方指定用图，外宣品发往29个国家及地区，同年，赴韩国首尔举办个人画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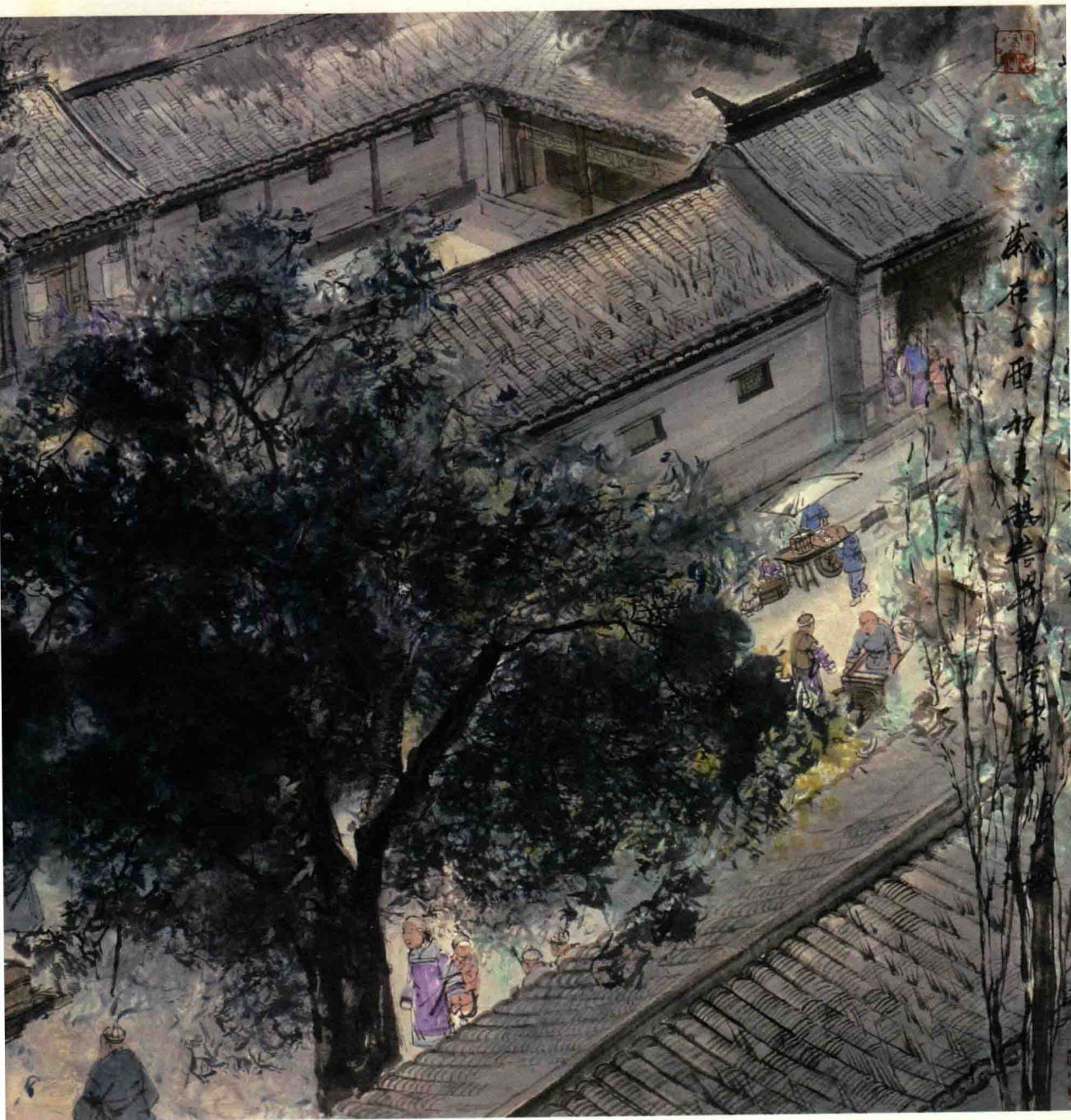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其作品《流动的北京》在北京馆中展出；2011年为《北京流行风》绘制插图；2014年为《骆驼祥子》绘制插图；2017年1月21日，老舍诞辰118周年纪念日暨杨信老舍文学作品插图北京风情画展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2017年7月赴莫斯科参加“地坛庙会全球行”，作品被俄罗斯列宁博物馆收藏。

杨惠泽仪，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学生，多年跟随父亲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的文案工作。









歲在壬午仲夏
吳昌碩畫於滬上



京味儿画儿里品“年味儿”

刘一达

著名京味儿作家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味儿小说语言传承人

这是一本关于北京人过年风俗的画册，这又是一本体现京味儿文化的画册。书中的95幅画儿，把老北京人过年那些事儿勾画得活灵活现、生动传神。

年节文化是北京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四季，老北京人要过的节很多，但最讲究的要说是“三节”，即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

过春节，俗称过年。老北京人把这当成是一年中的大事，从腊月初八一直到正月十五，都是“节”，其中的民俗、讲究、规矩、礼数非常之多。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风俗的演进，许多过年的老习俗已经不讲究了，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比如老北京人过年，家家户户发面蒸馒头，除夕孩子要踩芝麻秸，要拎着灯笼上街转转，这些年俗都过时了，现在北京的城区连放爆竹的年俗也没了。

不可否认，北京人过年的老风俗来自于农耕时代，随着都市化的进程，逐渐消失是一种必然，但是老北京人过年的那些美好记忆却留在人们的心里，而且有些民俗属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恢复和传承，比如过年要亲自到长辈儿，包括师长家拜年的传统，过年在自己家里吃年夜饭的传统，除夕祭祖的传统等。

要恢复或传承这些优良的过年风俗，就需要有人传播、

介绍、讲解。可以说，杨信先生的这本画册就是这种传播的最好范本。

杨信是在胡同长大的北京人，当然，他现在已年过半百，算得上是老北京了。这些年，他一直潜心用自己手中的笔，画老北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有些老北京的事儿和景儿，以及风土民情是他经历过的，有些是他没经历过的，为了再现老北京的风情风貌和地理人文，他要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和影像资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功夫的，所以他的许多反映老北京的民俗风情画，还原当时的历史是准确的。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最好的事例。

一个画家这辈子能画出几幅好画儿不容易，能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更不容易，也许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打磨和努力。杨信的老北京画儿有自己的风格，是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奋斗。

他的职业是报社的美编，画画儿属于业余。这些年，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多次为北京的老字号画选题历史画儿，先后出版了七八本反映老北京生活和风情风貌的画册，可谓成绩斐然，同时也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画老北京的画儿，特别是画老北京的风俗画儿，不但要有绘画技巧，还要有生活。不但要有生活，还要有情感。要有发自内心的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热爱，这样才能画出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再现历史，抒写当代的艺术作品。杨信做到了这些，所以他的画册不但对老北京年俗风情的解读，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以上是为序。

于北京如一斋

2018年9月18日

形神兼备 妙笔生光辉

梁秉堃

国家一级编剧

这是一部很有新意的民俗画册，值得一看，也值得一谈。

先说说何为民俗。中国民俗学界大约有三种分法——《中国民俗学》中把民俗分为四大类：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民俗学概论》中则分为这样四类：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口承语言民俗、精神民俗。《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中则采用平列式方法把中国民俗分为十类：巫术民俗，信仰民俗，服饰、饮食、居住之民俗，建筑民俗，制度民俗，生产民俗，岁时节令民俗，生仪礼民俗，商业贸易民俗，游艺民俗等。本部画册大约就属于“社会民俗”中的“岁时节令民俗”之类了。

本部画册的作者杨信很有独特的想法和做法，他是从北京城民俗的实际生活出发、风俗习惯出发，选择和绘画了广大民众每年（农历）从腊月初一到正月十五之间，95幅过年时的各类民俗画。其中，还涉及了“幡鼓十三档”等大型的节令民俗活动，真可谓既丰富又多彩，让人目不暇接，更似曾相识。

我很欣赏杨信以下的一段告白：“如今京味儿、年味儿那些淡出人们视野的年俗正在悄然回归，无论是影视作品、艺术作品，还是近年的各大庙会中，也都在层出不穷地上演着这些‘非遗’，它巧也好拙也好，这些最具中国传统的‘年味儿’习俗，将成为世界上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才是

中国人的真正文化之一。”我完全赞成这样的美学观点和主张！原汁原味、返璞归真是为重要。

当下，人们很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信。”这肯定是对的，然而在有自信之前，最好先要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不然，你那“自信”也就无从谈起，只不过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和大话而已。

我们在搞清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本质和规模以后，似乎还要看到它既是具有恒定性的，也是具有变异性的，二者缺一不可。以下的一番评价同样是可取的：“一方面，民俗具有恒定性。只有活动方式超越了情境，成为多人多次同样实施的内容，它才可能是人人相传、代代相传的民俗。另一方面，民俗又具有变异性。民俗是生活文化，而不是典籍文化，它没有一个文本，主要靠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的途径在人际和代际之间传承，即使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它也不可能毫发不爽地被重复，在千变万化的生活情境中，活动主体必定要进行适当的调适，民俗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异。”

这部画册正是恒定性的，也是变异性的，而且它们之间在互动着、互补着，真是妙不可言也！要不怎么说“万紫千红总是春”哪！

最后，我还要补充几句“形神说”之观点，或许不算是多余的。

“形神说”是中华民族美学的基石和脊梁，我们一定要多学一点，多想一点，它是不可缺少的美学知识，更是文艺工作者一辈子都必须具有的学术修养。

关于“形神说”，我们可以追溯很远，从南北朝到唐朝，就有范缜、柳宗元、周敦颐、刘禹锡等名家参与讨论和实践了。后来，唐代的大家张九龄最早提出要注意多用“形似”论画，所谓“意得神传，笔精形似”。到了宋代的大家苏轼又首先丰

富美学主张，说仅得“形似”是不够的。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主张论画除去“形似”以外，还必须善于从“传神”来论。这也就是说“神似”，就是要求“写物传神”。晁补之更加全面地、准确地说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在画中态。”另一位大家谢榛更明确地说道：“诗无神气，犹绘日月而无光彩。”这就从根本上明确地指出“神”应当是中华文艺内在之审美本质，即“物体而得神”。从此，在我国宋、明两代以后的发展历史上，文艺众家就沿用了“气韵生动”的提法，也就是“气韵生动为第一”。再后来，在反复不断的讨论、补充、发展当中，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重要观点、主张，即：为了得其神，必须超其形，又不能失其形。于是，一种不即不离、若有若无的美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的魅力，也可以称之为神韵。这些似乎都可以算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之重要表现和发展吧。

这一点，我们同样是不应当数典忘祖的！

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先生的观点十分准确与精彩，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通过形似达到神似，主要在神似。通过形使观众得到神的感受。关键不在形，但又必须通过形。”

在我们民族美学意识中，“形似”与“神似”正是事物中对立的两个层面，美虽离不开形象，但美的真正所在恰恰不是形象，而是神韵。只有神韵才能引起观众无穷尽的联想和思索，甚至能使其不得不把此延伸到我们的未来、人生和人类。

这部画册同样也是表现“形神说”的一部作品，对此我想大家一定会表示赞同的！

2018年9月17日



丹青妙手写“年味儿”

苏文阳

原《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

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

杨信老弟嘱我为他的《年味儿》写几句话。接受“任务”后，我既有喜又有忧。喜的是不论是不是老北京的读者，都可以坐在家里，打开画卷，在一页页图画中欢欢喜喜过大年，而且是随时就可以过个年，重回并体验老北京的“年味儿”；忧的是在一个读图时代，文字越来越难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对一本别开生面、精彩纷呈的画卷写一些文字，更加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好在我也是一个老北京，对老北京的“年味儿”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关注和记忆，又与杨信是多年的京城报界同行（我在《北京晚报》效力），自当勉为其难，鼓足勇气，交上答卷。

中国人特别重视过年。北京是古都，自然与全国各地一样，春节（过年）一直是历代北京人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事实上，广义上的春节是从进入腊月就开始了，大多是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杨信的老北京“年味儿”民俗画，是从腊月开始到正月结束。95幅画面，配有95篇文字说明，真可谓图文并茂，读者有福矣。尤其是他从腊月画起，一直画到二月二“龙抬头”结束，这比一般的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的年期，大大地延伸了一个多月时间。对于画家本人，工作量大为增加，辛苦自不待言。而对于喜欢老北京“年味儿”的读者们来说，却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人们过年时，总是盼望休假越来越

好。我相信，读者看老北京“年味儿”画卷，也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现在是“杨信画画，多多益善”。快哉！快哉！

这些年来，我看过一些画家专门画老北京的风俗画（民俗画），有各种流派，有各种技法。杨信的老北京“年味儿”民俗画不同于其他门派画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有自己的创新。换句话说，他画的不是一般的老北京年画，而是老北京人过年时的“味道”。画面上的人物，大多以明、清时代的北京人为主，自然是老北京人。这些老北京过年时的主要活动场所，也都是北京人的家居或胡同、店铺、寺院，带有浓郁、醇厚的北京地域特色。不用说北京人，大多数中国人，大概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画里面是老北京人。而真正的老北京人，估计一眼就可以从画面里看到这是当年的过年情景，即使不读图旁的文字介绍，也不会发生大的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进，画卷里的人物着装、场地以及行为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无影无踪了。但是，杨信的妙笔为读者留下了一样永不消逝的东西，这就是老北京人的“年味儿”。

什么是老北京人的“年味儿”？“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二十六，去吊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首儿歌是当时老北京人的“年味儿”，更像是一个老北京人过年前的工作日程表。据我所知，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大同小异的类似童谣，或是当地过年前的工作日程表。前不久，我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开会，主人邀请去参观王昭君墓。此墓虽已去过数次，但似乎是去呼市的“保留节目”。女讲解员又一次讲述汉元帝杀毛延寿的故事，自然还是画家索贿未成丑化昭君。我听后告诉讲解员小姑娘，王安石有翻案诗：“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归来却怪丹青手，